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學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二

爾時薄伽梵由小軍苾芻故觀諸釋種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爲說當機微妙之法令彼五百釋種苾芻即於座上自證圓滿破無明殼

學九
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撫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歎少欲呵責多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此之因緣汝等當聽於過去時婆羅痆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爲大法王時世豐樂人物熾盛無諸鬪戰干戈征罰邪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橫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王夫人名曰妙梵於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時王無子爲求子故祈禱世間一切諸神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獲得子息此誠虛妄

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各生疑念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有何因緣由小軍苾芻故遂令五百釋種苾芻遠離多貪求少欲行得殊勝果度生死海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隱之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於今時難欲瞋

若由乞求得子息者於一人咸有千子如
轉輪王此事既無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現前
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有染心二者
其母腹淨應含有娠三者應受生者中有現
前具此三緣方有男女其王一心求子而住

學九

于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地
獄出託娘妙梵夫人諸慧女人有五別智廣
說如上時彼王妃覺有娠已情生歡悅遂白
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大王光顯國
位今我有娠現居右脅觀此相狀是男不疑
時王聞已即大歡慶廣說如上乃至胎成常
令適悅時大夫人發如是念善哉我欲於城
東門廣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門及以城內普
行福施獄囚繫閉咸皆放捨時大夫人以事
白王王聞是已皆如所願四城門內廣施無

遮所有獄囚並皆釋放夫人既遂所求此念
便息夫人復生是念我今欲往華苑林泉暫
爲遊觀王隨出觀此念便息復生是念我今
欲往妙梵池中名華徧布共諸妓女乘船而
遊白王知已爲作輕舟置於池內即命夫人
并諸妓女乘船遊覩旣至船所便誕一男得
宿命智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廣說
如上乃至此兒今者當立何字諸親議曰今
此孩子生在水中應與立字名曰水生時王
即以太子授入乳母廣說如上乃至如蓮出
池是時水生太子旣長成已作如是念我何
學九
處死在衆合獄曾作何業我昔於人趣六十
年中曾爲太子由作種種諸惡業故墮地獄
中今處人道生在王家此非善處若得爲王
還墮地獄遂便詭設方便身不起行現攀躋

相水生太子當誕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子各取當時瑞應而爲立名既漸童年堪能出入大臣並將屢至王所時諸童子王令歡戲共爲跳擲王旣見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嬖者亦在此中共爲跳戲今我太子雖知跛躉終立爲王爾時水生聞斯語已便作是念王今無事苦見恩逼今我復應痘而不語後於異時五百童子漸能言說俱至王所王復生念我之太子若不痘者亦能言說先時名作水生太子旣痘復嬖因即喚爲痘嬖太子水生之號人不復稱王於異時以掌支頰長歎而住諸臣見已俱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頰似帶憂懷王曰我於今時寧不憂歎我旣爲王富盛自在稱尊海內男女俱無雖有一兒身殘痘嬖是時大臣各命醫人俱會

一處令觀太子何病所中時諸醫人共觀太子無別病狀來白王曰大王我等詳觀太子諸根明利更無病狀此恐多是情有憂懼所以不言時梵授王聞醫說已遂設方便欲使起行復令其語即命魁膾於屏私處而告之曰我此痘嬖太子於大衆前遣汝將殺汝可將去不應即殺膾者曰謹奉王命時王對衆人前即以太子付彼膾者遣令依法是時膾者便抱太子置寶車上從城中出詣屠膾所時痘嬖太子四顧城中見其富盛而發言曰第今此城中爲空荒無物爲有人居是時膾者聞是說已尋將太子還付大王白言今此太子作如是說時王便抱痘嬖太子置在懷中告曰誰是汝讎我爲擯殺誰是汝友我當惠之是時太子聞是語已痘而不答時王復命

膾者還將殺却膾者奉命同前將去太子于時見一死屍四人輿去而發言曰此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置在懷中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痘而不對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將出王城

是時太子見大穀聚作如是說此大穀聚若先不食根本者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痘而不言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命膾者曰汝可疾去往彼屍林宜以太子埋於坑穿時彼膾者同前將去向深摩舍那掘地爲穿是時太子說伽陀曰

何意御車者於此疾穿坑我問當速答

膾者報曰

大王生一子口痘不能行爲此遣穿坑欲埋無益子

是時痘嬖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膾者情懷砾毒手持利劍惟欲殺人斷他命根以爲活業心便驚怖或容以我填棄深坑如是思已告

膾者曰若其父王隨我願者我當口語足步還城是時膾人心生希有馳走白王王曰若太子須王位者我即與之況餘所求不隨其意于時大王大喜充滿告諸臣曰卿等即宜治揚街衢香華徧布懸繒旛蓋極令嚴好如有言曰

國主所出言或復諸天類及諸證定者隨意事皆成

時諸臣等即奉王教莊嚴城郭悉令妙好于時無量百千人衆雲集街衢企望太子步還

城邑是時痘璧太子足步還城至大王所禮

父王足說伽陀曰

大王今當知 我非痘璧者 亦非愚駢類
畏苦故須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語
恐入惡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愛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說足步而行怖

懼之言有何意趣太子白言

願王當善聽 我爲說因緣

我於前世時

曾經六十歲 得爲王太子 具受五欲樂
由斯六十歲 墮在泥黎中 備受諸苦惱
不可以言說 業盡方得出 重獲於人身
我憶如是事 恐墮地獄中 定不願爲王

放我之林野

王曰愛子本作祠祀及修勝行設諸施會供
養仙人冀得子息以紹王位汝今何故捨而

半九

出家太子曰

我不求受欲

怨諍由是生

願修真梵行

斯能壞怨敵

我不求受欲

猶如於毒果
願修真梵行

常食甘露藥

王曰

世間所愛樂

惟王是極尊

何故汝今時

捨之求離俗

太子曰

終能生苦者

此不名爲樂

要求真樂處

能令苦皆盡

願王今放我

捨俗往林中

王曰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華郁烈牀褥柔
軟寢息安寧絲竹音聲而爲賞翫上妙衣服

披著以時甘美饋饌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

止山林寢財枯葉狐狼虎豹吼叫相驚皮草
爲衣根果充食水皆熱濁欲飲無由汝今何

意棄捨尊榮樂居林野太子曰

寧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國王恒殺罰 來世善果共相違

願王放我隱山林 畢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愛子先當爲我斷彼三疑後欲出家未

爲難也汝見城中所有富盛作如是語今此

城中爲空荒無物爲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

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王今無事令人殺我

竟無一人稱理而說王今何爲殺斯太子我

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善哉汝又第二見輿

死人便作是說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汝

何密意復作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若人自

作惡行而身死者此謂死而更死若人自爲

善行而身死者此謂活而身死我緣此意故

作斯語王曰此亦善哉汝又第三見大穀聚

復作斯說若先不食根本者汝何密意復作

斯說太子曰大王善聽彼諸耕人從他貸穀

食而作業後時穀熟積成大聚債主來索多

並還他如若先時不食他物便成大聚人亦

如是由行十善方獲人身若更造惡不修於

善前世善根即便銷盡善根盡故亡失善道

與此相違即不亡失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

聞語已告言愛子此更善哉時王即便抱持

太子哽噎流淚告言汝已決意志不可移今

隨汝情修行善業我亦於後隨至山林時梵

授王命諸臣曰若我太子不出家者當是何

人諸臣報曰當爲國王卿等諸子復是何人

報言是隨從者王曰太子今旣出家卿等諸

子何不隨從諸臣白言謹奉王命令其出家

去城不遠有一靜處有五通仙人稟性慈悲

哀憐一切是時太子與五百人出婆羅痆斯將諸侍從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時彼仙人並隨其願既出家後勤教要法太子不久獲得五通後時仙人命過太子便依喪禮焚葬其屍是時痘璧太子於五百人躬爲訓導痘璧太子其名遂隱痘璧大師勝號彰著時痘璧大師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豈不由彼多畜鹿皮樹皮廣停祭器水器雜菜根果繁以自供養體常勞五通難證我今若作呵責治罰者彼五百人無由開解宜可示其菩提薩埵無上善巧化度之儀爾時大師告諸摩納薄迦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三月內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輒來見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長淨之晨時諸弟子奉受其教衆共立制於三月內一人不得輒

見大師唯除一供果菜人并長淨日若有違制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其師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有一人輒得入見唯除採果及長淨日爾時大師於其住處見一飛鳥報言善來飛鳥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次見一鹿報言善來野鹿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時諸弟子聞師與鳥鹿言說各生是念豈非大師捨默然禁咸詣師所禮已俱坐彼師默然不共其語時諸弟子復生是念豈我大師共傍生語不能施遇來至此仙人遙見告曰能施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惟持一鹿皮衣一祭器我亦

同爾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不同此處更有餘類多畜皮衣廣停雜器貯諸果菜求覓疲勞時諸弟子聞是說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師讚歎少欲毀誓多求觀此意趣便是由見多貪擯

斥於我我等宜應於諸盈長皮衣雜器觀之

如病如箭如癰棄之河內宜著一鹿皮衣雜器各一衆共許可各以雜物棄彼河中惟一供身俱詣師所師觀根器而爲說法皆證五通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癌嬖五通仙人即我身是以菩薩行化諸有情往時五百弟子即五百釋種苾芻是往時能施即小軍是我於往時由能施故令五百人捨離多貪修少欲行獲得五通今時由小軍故令五百釋種苾芻捨棄貪求遵知足行具足

六通成阿羅漢究竟安住寂滅城中汝等應知作純黑業者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者得純白異熟作雜業者得雜異熟是故汝等應棄純黑及以雜業當可精勤修純白業觀此因緣汝當修學此是緣起然佛世尊未與苾芻制其學處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華色苾芻尼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往閻林中在一樹下半跏而坐入滅盡定是時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有作是言聖者蓮華色我喚令起復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華色至日暮時出定徧觀諸尼盡去便作是念我爲入城爲當住此即

便入定時有五百羣賊行劫盜已至此林邊諸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爲防守遂於林內見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苾芻尼非苾芻也餘人問曰爾何得知報言苾芻全跏尼則半跏此既半跏明知是尼時諸賊徒生希有念君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闍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即便往詣賊將軍所將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闍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人曰我試看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所樂觀寂定威儀覩而深敬歎曰今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苾芻尼容彩將軍曰宜應喚起我奉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非時食將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

容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其飲酒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今我幸會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食食便以貴價毳衣裹上妙食掛於樹枝作如是說即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無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爲受用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時蓮華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起便見大衆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賊徒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無有過不復見裏食掛樹便作是念此由淨心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餘授食之者恐禽獸來壞其淨施我今宣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惡觸苾芻是淨苾芻惡觸尼亦是淨遂即自手持去詣逝多林六衆

常法每一二人鎮居門首時鄖波難陀在寺
門前經行而住遙見苾芻尼來問言大妹豈
天未曉城門已開尼言大德我非城宿從闍
林來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彼林中起怖畏
心身毛皆竖大妹如何獨住於彼手所持者
是何物耶時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時賊徒淨
心留與鄖波難陀曰大妹由汝威儀賊生敬
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杖令負物去
鄖波難陀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氈刺
作兩重僧伽胝衣少欲而住修諸善品誠亦
佳矣尼言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
情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迴來
至此以衣相施鄖波難陀作如是念若更有
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我無由得報言大妹
可住於此我當爲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

學九

十二

鄖波難陀即入寺中見受食人無事而住報
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辛苦汝今無事閑住
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詣寺
門就苾芻尼受取初食尼與食已展白氈衣
施與鄖波難陀既得衣已喜而呪願曰汝所
施物是心瓔珞爲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
道隨情受用勝妙衣服終至無上安隱涅槃
即便捨去時蓮華色苾芻尼便作是念我今
爲向本處爲禮世尊我今已來當禮佛足便
詣佛所禮世尊已在一面坐時苾芻尼五衣
破碎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尼衆於安
居時足利養不阿難陀白佛言足佛言何意
蓮華色尼五衣破碎阿難陀曰大德此苾芻
尼深信堅固意樂淳善其所得物於三寶中
咸皆喜捨來從乞者不逆其意今日此尼得

好大施與尊者鄒波難陀佛告阿難陀苾
芻於非親族尼處受取衣耶阿難陀曰苾芻
受衣佛告阿難陀然非親苾芻不生是念此
苾芻尼具五衣不隨所與時悉皆受取若親
苾芻則不如是見其闕乏不肯受衣爾時世
學九
尊告阿難陀曰於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
十三
衣與蓮華色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便
取五衣授與蓮華色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
諸苾芻廣說乃至於此柰耶制其學處當如
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已室羅伐
城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家產
如毗沙門王便於同望族娶女爲妻雖久共
居竟無男女情懷憂悒作如是念我今舍內

多有珍財無一紹繼我死之後所有資產以
無子故沒入王家來世路糧又未修集以手
支賴長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懷憂悒支
賴而住報言賢首我今寧得不憂具述其事
妻曰云何修習來世資糧報言賢首若能以
好飲食供養佛及僧食已人人各奉一雙上
好白疋是謂修習來世路糧預前安置妻言
何故不爲是時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
一面坐世尊爾時即爲長者演說妙法示教
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座而起整衣一
肩合十指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
僧伽明當宅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受之長
者知佛爲哀受已禮足而去時彼長者於其
夜中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敷座席并安水
器令使往白世尊時到世尊於日初分著衣

持鉢與苾芻衆隨從而去至彼長者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覩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供養極令飽滿既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雙上妙白氈時彼長者取卑小席於世尊前聽受妙法佛隨根性示教利喜爲說妙法呪願頌已從座而去是時長者隨佛出已旋繞三匝禮足而退於高樓上修捨施念告其妻曰賢首應生極喜我已多作來世資糧妻便報曰仁今雖作我未修營長者報曰今所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有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僧伽就宅食已人施一雙上好白氈此即是我來世資糧長者告曰善哉善哉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即便徃詣大世主苾芻尼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聽妙法已從座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尼

學九

十四

衆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乃至淨澡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盛妙白氈在上座前開之而住時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苾芻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處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失其利養尼衆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誠亦善哉時大世主知衆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總爲受衣爲長者婦作呪願伽陀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時大世主奉佛教已禮足而去至尼住處分與上衣報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易取麤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徃

學九

十五

逝多林共諸苾芻欲爲換易時十二衆苾芻尼便持貴衣至六衆所報言聖者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今者宣可取此好衣與我麤者六衆報曰姊妹直爾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爾愚昧無識不自由者爲換易耶諸餘尼衆各隨自意持所得衣詣老苾芻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芻言姊妹且住我當問佛時彼苾芻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財來至我所求換麤者不知如何佛言我聽苾芻從尼受衣除換易換衣之時令苾芻尼歡喜無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除貿易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邬波難陀餘義如上親非親義衣有七種廣如上說除貿易者易得無罪泥薩祇義捨悔之法並如上說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從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於親族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若苾芻尼將衣施僧或爲說法故施或爲受圓具時施或見被賊故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皆無犯若苾芻尼衆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衣物到苾芻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語聖者我今多有如是財物幸願慈悲爲我納受作是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

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告曰賢首我欲持諸貨物往詣他方交易經求莫存家業妻曰年少之時宜受欲樂衰老之日方可求財夫言賢首少壯之時能忍辛苦凌冒寒暑正合求財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勸爲而自求作當隨其意報言任自經求便即爲辦所須路糧周給資遣彼持貨物往詣他處其妻於後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經求受諸寒熱飢渴等苦皆是爲我求覓財物我今不應端坐而住便往市中買好劫貝撚爲上縷織成妙氈種種香薰置於篋內時彼長者經求獲利還來本居其妻作好香湯令夫洗沐開箱取氈而授與之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飲食之直縱令全賣亦未得此衣問曰賢首汝於何處得此上衣答言且宜

著之彼便爲著更問曰何處得衣妻曰且當先食食已還問何處得衣妻遂以緣具告夫曰善哉賢首我作求覓人汝爲守護者善營家業如斯不火舍內資財必當豐贍妻曰此衣是我辛苦營得但自被著勿與餘人答言可爾時彼長者信心淳善往逝多林禮世尊足從城出時守門人見便作是念觀此長者所著上衣今日定當多獲財利是時六衆多住寺門時鄒波難陀見長者來觀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長者著好衣服所求財利必得隨情我今若不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鄒波難陀即便唱言善來長者仁何處來猶如初月久而方現報言聖者我比興易遠詣他方近始歸還故來禮佛問言長者多獲利不答言隨時多少且免空歸報言長者我已先知

見池流出表水澄深目覩好衣知多獲利然汝比來常有貪心經紀無歇曾不修造來世資糧汝且可來當爲說法是時長者爲聽法故在一面坐鄒波難陀凡說法時若說持戒因緣其聽法者皆謂自身即生天上若說布施因緣其聽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若說罪業因緣其聽法者即謂自身現墮惡道鄒波難陀爲彼長者說施相應法彼生淨信問言聖者我幸得聞如是妙法有一雙白疋當以奉施鄒波難陀即爲呪願汝所施物是心資等廣說如上既呪願已即從索衣長者曰衣在宅內明日持來報言賢首如世尊說

修福宜應速 寧知明日存 終與死王軍必定相遭遇

學九

鄒波難陀曰長者汝所著衣極好白疋應持施我我當刺作兩重新僧伽胝少欲而住修諸善品福常資汝長者答曰非惜不與然而我妻先爲要契衣但自著必莫與人鄒波難陀曰長者我曾聞汝賢善淨信是大丈夫寧知汝今更隨婦語遂即近前強抽一疋得已細觀返手搗面問言聖者何意如此答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空壞架上無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雙疋與此相似者用作僧伽胝汝福圓滿長者曰豈我露形而歸耶報言長者何假外儀將爲容飾但以性祛鄙恠慚愧爲衣無慚愧者雖著衣裳露體無別汝有覩衣不長者言有若如是者今此城中諸長者等身著覩衣手持驅杖放牧牛畜日暮而歸汝今亦可身著覩衣手中執杖隨他牛後以入

城中諸人見時全無恠者即強取下毘但著
覶衣授與一杖逐牛而入門人問言長者向
見出城著好白毘今還露體豈遭賊耶長者
曰不遭餘賊但被聖者鄒波難陀爲我說法
強奪衣將門人聞已極生譏罵時給孤獨長

第十九

十九

者於日日中恒將五百從人禮佛雙足并諸
大德耆宿苾芻既至城門門人告曰長者雖
復多諸僕從然須在意勿被賊偷長者報曰
豈往給園中間有賊報言長者路雖無賊園
中有之長者曰咄男子汝稟惡性如黑羊毛
不可迴改今此路中佛及僧衆常所遊履雖
經多載汝不變白門人報言長者世尊善逝
及苾芻僧衆足所履塵我觀頂戴敢不敬耶
然昨日晨朝有一長者著上衣服欲往給園
時鄒波難陀爲其說法強奪將去令著覶衣

隨牛而入口陳譏罵人皆共知長者聞已便
作是念我於今日以此爲緣便往給園時鄒
波難陀見而告曰善來長者報曰我不善來
鄒波難陀曰汝先有烟今時火發長者報曰
如何令我不火發耶餘出家者咸欲捨貪大
德所爲貪更增長鄒波難陀曰我作何事長
者報曰豈非昨日有人欲來見佛仁爲說法
強奪其衣令著浴衣遣隨牛入鄒波難陀曰
世言諸天喜施餓鬼便遮長者報曰豈可彼
人金瓶澍水持以相施鄒波難陀曰長者勿
作多言若不忍受隨情制戒長者曰我豈捨
之宜應且住鄒波難陀默然而住時給孤獨
長者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
世尊今此聖衆有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
唯願世尊爲諸聖衆作憶念事勿從非親居

士居士婦乞衣爾時世尊聞長者語默然許之長者知已禮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廣如上說問鄖波難陀曰汝實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耶答言實爾于時世尊種種訶責鄖波難陀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學九**於毗奈耶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泥薩紙波逸底迦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初制學處佛在逝多林時有四十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奪無有衣服時諸苾芻共作是議如世尊制不許從非親族居士若居士婦乞衣我於此處無有親族宜可還向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如何露形而去議曰夜在道行晝當潛伏如是漸漸夜至寺門時彼

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惟聞扣門聲出見形

露告曰無衣外道非汝住處彼言具壽我非外道汝是何人我是苾芻何處得有如是苾芻我被賊劫欲遣如何問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芻報言善來具壽便爲開門時諸苾芻競相供濟或與僧伽胝或溫咀羅僧伽或安咀婆娑或僧脚崎泥婆珊耶波咀羅瀘水羅至天明已時諸苾芻以綠白佛佛言由此緣故應除餘時餘時者若苾芻被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爾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告諸苾芻前時創制今更隨**學九**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除餘時泥薩紙波逸底迦爾時者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若復苾芻者鄖波難陀乃至衣義並如上說

乞者謂從彼乞求言奪衣者謂被賊奪失衣者謂自失衣燒衣者謂被火燒吹衣者謂風吹去漂衣者謂被水漂有此難緣乞便無犯若異此者得時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價者若苾芻不爲難緣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
迦利沙波拏義已如上不
若還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乞隨得罪之輕重准上應知若苾芻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亦准應知色者若苾芻從他乞青色衣還得青衣乞時得惡作得時招捨墮如青旣爾黃赤白色及以厚薄應知亦然若苾芻乞青色衣

與取戒中辯說

迦利沙波拏義已如上不

得黃色者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餘色厚薄更互相望應知亦爾量者若苾芻從他乞五肘衣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墮或乞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名三事若乞纓纏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寬衣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卷九

三

音釋

搃呼爲切擊壁
擊間緣切手拘牽也
搃指搃也
必益切足不能行也
公下切
膾古外切
不言也
切瘞也
撚乃珍切以
崎丘切
纏織求位切
驥語